

别问我 我是谁

少年网事
系列

郁雨君 著

我们在N个名字下神出鬼没，

我们在N个名字下相见，

我们在N个名字下擦肩而过，

Don't ask

Who I am

我们在N个名字下共享网络，

爱恋着它，

又厌倦着它。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少年网事系列

Don't ask Who I am?



别问我是谁

郁雨君 著



Don't ask

Who I am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别问我是谁 / 郁雨君著. —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. 1

(少年网事系列 / 章文焙主编)

ISBN 7-5346-2592-0

I. 别... II. 郁...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7084 号

书 名 别问我是谁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、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盐城市印刷厂
地 址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4 插页 2
印 数 1—10,000 册
字 数 88 千字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6-2592-0/I·483
定 价 7.00 元

(江苏少儿版图书如遇印装错误请向承印厂调换)



的自我定语

梳**麻花辫子**的雨君，穿搭**球鞋**的雨君，棉布的雨君，长裙的雨君。

是条**微笑**的鱼，沉溺于温暖的水域，偶尔被水草**缠绕**，所幸都不是死结。

好奇的人，自卑的人，**透明**的人，不大说话的人，**想人非非**的人，漫无目的的人，恍惚的人，心智依旧在成长的人。

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冗长而美妙的阅读面前高山仰止节节败退的人。写过一点东西以后有点**惴惴不安**的人，说话和写作有自己腔调的人，不是作家，以**一寸一寸速度**写作的人。会被一个词语，一个句子，一声旋律击中的人，是在歌声和书本中终日**游荡**，不可自拔的人。

被女生同化的人，与女生息息相关的人，为女生写作到底的人。每本书里女生都**如影相随**——《小桔屋——女孩子一个人的快乐》、《听听男生听听女生》、《乖囡也疯狂》、《天使落在头发上》……



目 录

爱在QQ的日子 / 4

我的心啊，这一刻，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，扑通、扑通，而且，有一种非常好闻的甜蜜的气息分泌出来。我发现，开始对他的离去依依不舍，每次都要急吼吼地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下去，然后缠着他要多聊一会儿。女生总是中计太快。这就是爱吗？一点也不真实，影子也没一个。到了聊神级别的男生眼镜很透彻地说：“爱是一种流感，在QQ里口口相传。”

更换一次，长大一回 / 20

给自己起一个特别的名字，你全新亮相。在网上，换一个名字，就换一种样子，很容易。但每次更换，都像要告别以往的日子一样，长大一点点，而那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就变成了另一个名字——成熟。

爱上一条街 / 32

这是一条流动的街，一条被网名叫小枕头真名叫杨丁丁的小女孩爱上的街，这是杨丁丁不想说给妈妈听的秘密。因为妈妈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，女儿有时“生活”在别处，在虚拟的网上，有一个虚拟的、但也很温暖的家。



Don't ask who I am

别问我是谁

聊天递进式 / 44

又爱又恨,是众多网虫们对 QQ 的普遍态度。通常的过程是:生疏——熟练——同时开许多个 QQ 和几十号人一起聊——反胃想吐——休止符——涅槃以后重新开始新一轮网上聊天生活!基本上程诺就是遵循着这个轨迹成长的。呵呵。

相见欢 / 54

我和你,一见如故言语对路,十指连动眉飞色舞,招招对路形影不离,勾肩搭背纠缠缠往,真真假假拳来脚去……

我和你,太明白自己是谁:只爱陌生人的家伙,有口无心的家伙,免不了渴望风花雪月的家伙,很远又很近的家伙,几乎可以随叫随到的家伙……

2

是勇气,是天意,是顺其自然的结果,是阻挡不了的花开花谢,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?我已经站在你面前,除了活是真的,脸是真的,呼吸也是真的。

深吸一口气,你张开眼睛,你一步一步贴近,接下来的命运掌握在彼此手中。我已准备好了——随时消失,或者将相见进行到底!

有故事的名字 / 72

每一个名字,好像都含有一个故事。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,心事像绿色的草儿,被泥土滋润着,慢慢慢慢地抽出绿叶来,由嫩绿到深黄。如果有一天,你经过这片叫做网络的大草原,连风吹草叶的摇摆,都在告诉你关于我们的故事。

认识老船长 / 84

对自己骂了几句 TMD,冬瓜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好人。想

起老船长在网上好深奥地谈人生,心里就涌上一股又酸又涩的滋味。不,不要做这么小心眼的自己,西瓜是真的,是真的坐在身边一边蹙眉一边呵笑的好友,交情不会像玻璃那样不堪一击。老船长是假的,真诚是一种幻觉,关系像上海的雪脆弱得不经一化。为什么要放弃真的去喜欢假的?那是多么可笑的事呢?

想见柏薇 / 96

每个人都会有难题需要自己努力去克服解决,拔掉了电话线,放掉了“猫”,朱莞尔有点无所适从,柏薇已经搬出了心房,寂寞铺天盖地。突然,传来了震天响的电话铃声。有些陌生地拿起电话筒,“莞尔是你呀,谢天谢地今天总算打进来了,我已经连拨了三天了,都要绝望了!我是柏薇,我们家搬到……”

“柏薇,我想见你!”莞尔发现自己的眼泪落下来了,那是多么幸福的泪水呀

偶们都是木头人 / 106

我们在这条网上“跳舞街”上你来我往,只在文字里相亲相爱,可我相信我们肯定能彼此相认。一样的表面文章:T恤大兜裤,挽起一只裤脚,皮带牵拉在大腿上,头发参差不齐,刘海是很醒目的颜色。见面时互相拍手打招呼,喜欢在街头广场随时随地拉开场子,创造新动作,不断向高难度冲刺,飙舞的感觉无与伦比,大概像在飞。

后记:揣着两君的时光机器走在秋日的街 / 126

..... 凌 凌



点击链接 **木马**

可别傻兮兮地叫人家放马过来，那可是一种电脑病毒软件！人家在你的电脑里放马，你上线的时候，你的电脑就归别人控制了，人家说 DEL 什么就什么！反正，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！你的电脑就真成了别人实现想象的乐土喽！

4

出场人物：蝴蝶结

在教室里头做惯了边角料的角色，好象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一朝被人带上网去，心里头有一点慌张，有一点兴奋。指花飞溅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往心上的某个地方加上一勺幻想，再用脉搏跳动的温度慢慢地煲一锅汤。多搁了鸡精，错倒了酱油，末了稀里糊涂地搁进一堆补品，等到拿小勺尝的时候，居然有一丝苦。就是这么一锅汤，再吃一口，忽然觉得苦里有许多许多的回味。原来，真的是锅有营养的好汤，是用每一个在小喇叭的闪烁里度过的日子煲出来的。

爱在QQ的日子

爱在QQ的日子



5

少年
网
事
系
列



Don't ask who I am

别问我是谁

我这个人笨笨的，天生边角料一块，就是扎在人堆边上，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的角色，没听懂也要装作津津有味。反应比别人慢了半拍，一阵哄笑之后，我的“咯咯”拉在最后边，像最愚蠢的小尾巴。赶紧闭嘴，夹紧双腿，三步两步挪个地儿躲起来，把耳朵和整张脸都埋在手臂里——

为什么自己一张口就千疮百孔？我什么时候会说有趣的话？我什么时候也像金灿灿水汪汪的蛋黄一样，被她们拥在正中间，俏皮的话语，绵绵不绝，连打个喷嚏飞出来的迷你水东东，都是幽默的星星点点，溅得起周围浪花一朵接一朵？

隔条走道的眼镜老弟说话轻度结巴，平时惜话如金，男生高谈阔论地发布种种军事体育新闻，他不屑当边角料，绷着张长方脸跑进跑出。我就逗他，伸脚一勾，他朝前一冲，中弹一样捂着胸口，吐出一串水泡——“你你你……”

他气呼呼白我一眼，我不敢出声。眼镜坐下来，下巴搁在桌板上，动作和我一模一样。在喧闹背后，孤孤单单两个人，双唇，被下巴托得高高的。

一对沉默寡言人，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结成联盟，凑在一起找说话的地方。

眼镜比我领先一步，带我到一个唾沫多得要沸腾的地方，快手快脚地拨号上网。到哪里聊天呢？眼镜鼠标一点，又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，问我要到什么地方聊天。想想还是上海比较熟悉，我长这么大最远才去过杭州。眼镜又问要取什么名字，我刚把名字填上去，整整齐齐三个宋体字：叶子祺，他哎哎哎，眼明手快 Delet 了。网上不能用真名，小心黑客啊，还有那些网上色狼找你麻烦。

抓抓头皮，掀起一小撮烦恼丝，想也不想滑出三个字：蝴

蝶结。叩叩叩地敲开了聊天室的大门。咦，人都在哪呢？不过屏幕上可见一串串跳得比股市里的曲线还快的字，让我差点要蹲下去满地找眼镜。

干涩的浪漫对蝴蝶结说：来来来，让俺亲手给你扎起来！

干涩的浪漫对蝴蝶结说：闺女，你不理我？

唉呀呀，可怎么办呢？要是别人都讨厌我了我的世界就变成黑白一片了，我可不想这样。眼镜指指最下方的空格说：“喏，这里就是打字的啊！”

886——眼镜说有人巴巴地等着他呢，他要不去，后院会起火的。

师傅只管领进门，接下来，只好看我自个儿的

老老实实，我对干涩的浪漫交底，我第一次聊天，手脚不晓得往哪放。

一会儿工夫，干涩的浪漫就回话了：是个小MM吧，难怪呢，喂，你有QQ吗？

第一次得到回音，欢喜的心情，就像伸手揽到了第一粒果实。QQ是什么东东啊？我急啊，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，妈妈在外面喊：“叶子祺啊，你闹什么呢？”

只好虚怀若谷向干涩的浪漫请教，干涩的浪漫先是愣了一下：啊！然后又说：那是一个聊天专用软件，就跟我们面对面讲话似的，这样就不用挤在聊天室里。你可以去下载。

对啊，聊天室就像是闹哄哄的菜市场，砸西红柿的有，没洗干净嘴的有，还有的飞来飞去砸砖头。最恐怖的是，有时它更像一辆挤满了人的车，好几次，我都掉了下来，又努力地挤了进去。总之，实在不适宜专心地说话，要是页面刷新，眨眼就把你扫进垃圾堆，吓人哦。

8.1

7

分

年

网

事

系

列



Don't ask who I am

别问我是谁

干涩的浪漫手把手教，我按他的指导去下载 QQ，QQ 不大，IM 多一点，不过也要几分钟才载了下来。和干涩的浪漫聊得蛮开心的，他给我的感觉像邻家的哥哥，成天过来要闹闹我，说话又贫。哪个女孩不喜欢和这样的男生说话呵，你只要光顾着乐就行，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。

安装 QQ 要填自己的昵称，嗯，我就填上了自己刚想好的名字：蝴蝶结。还要填真名和家庭住址啊！我一五一十地填上了。刚刚提交完没一秒钟，我就兴高采烈地把我的 QQ 号“37576138”告诉了干涩的浪漫。他说：你等一下要在好友栏里加上我啊！

8 眼睛都没眨几下，就看见自己的 QQ 上蹬蹬地跳上了好几个头像，有个叫 killerqueen 的说：蝴蝶结，腾出手来“踩”我一下子！

我急了，使劲喊：不是我不想理你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用。

又向干涩的浪漫请教了。

原来，QQ 上的小头像要是一闪一闪地弹动，就说明是那个人跟你说话，你在头像上点两下，他要说的话就会出来，然后你再按一下回讯息，就可以把自己的话打在空白页面上，然后按送讯息，或者是空格键 + shift 键就可以把讯息送出去了。

我照着干涩的浪漫的指导，终于把歉意的讯息送了出去。

谁知这 killerqueen 回过来的讯息竟然是：叶子祺？

我汗毛倒竖，莫非，他是我的熟人？网络怎么这么小啊，奇奇怪怪的就能遇上一个知道你底细的人，可那又是谁说的“在网上，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”？

你是谁？我小心翼翼试探。

我是 killerqueen 啊？

真是不坦白的家伙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敲敲打打了几句：眼镜老弟，别神神道道！

呸，一脚把眼镜踩扁！本人目光远大，现在对面房子的屋角底下两只蜘蛛在接吻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

不是眼镜？！不见得有自己把自己踩扁的人吧？

小 MM，看看你的个人资料吧，所有的东东都在上面呢！

呀，要不是 killerqueen 点拨，我几乎忘了自己已经大大方方地把所有的资料都填上去了。最笨的那个人是我啊！

怎么办？我问他，急得六神无主。

全部删除或者改成只有好友可以看就行了。小 MM，小心点，这网上大着呢，什么鸟都有，QQ 流量又大，谁知道刚刚那一会工夫，会不会有人就抄了你的电话啊什么的，查你的 ID 方便着呢！

ID 是什么？我只知道 IP 电话便宜得很，打长途 1 分钟只要 3 毛钱。

Killerqueen 跟我说 886，他要睡觉了。我看看时间，才三点多啊。

呵呵，我在加拿大啊，跟这边的时差不一样。

看着 killerqueen 的头像从彩色变为黑白，干涩的浪漫也打来留言：3166，小 MM，我要打游戏了，下回有空再聊。

闷闷不乐地关了 QQ 下了网，断开连接，刚刚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电视，电话就琅琅响了。拿起话筒，是一个陌生的男声，很年轻的样子，喘着气问：“叶子祺？”

“是我啊，你哪位？”

“我是你朋友。”那个家伙大言不惭地说。我哪有这样的



Don't ask who I am

别问我是谁

朋友啊！我的朋友可都是女同学，十几岁的女生早就在一起说好了，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男孩子多调皮啊，成天揪别人的小辫子，动不动就翻人家的铅笔盒。

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我们聊过的啊！现在又听过对方的声音了，真是有缘啊！”

原来，这就是 killerqueen 刚刚说过的，小心网上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，还有，特别无聊空虚的家伙。

我咔嚓一声把话筒用力一压，手心额上都是汗。好险啊，那个人会不会就像电视里演的，有那种电话追踪器，只要打到一定的时间，就能查出对方所在的方位？

10

要是被妈妈知道我被坏人盯上了那可怎么办啊，我的心一下子别别地跳。我只有十几岁呢，还没有擦过口红，也没有穿过高跟鞋，更没有上大饭店吃过饭，我还想着到香港去看看呢，我连一件超过 100 块的衣服都没有。

在外面沙沙洗麻将牌的妈妈，一点也不了解女儿的心事，我的天空阴下来了，拼命吃了一盒草莓冰淇淋，心头还是燥热燥热的。

可是第二天，我管不住自己的手脚，还是打开了 QQ。QQ 上的人好多啊，小喇叭不时地跳着，有好多人要加入我的好友阵营，有个人扯开嗓子喊我半天我没理他，我打字暴慢，一个一个像乌龟在爬，笨拙得很。上网的人谁有耐心哦，见我不过 1 分钟没理他，他就急吼吼地发条消息来说：“小心我黑了你！”

黑我？要怎么黑呢？这下劲头来了，我是个好学的小女生，巴巴地问：黑客大哥，你要怎么黑我啊？

本人比较后知后觉,还没真正见识过黑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是那种会打中国功夫,骨架柔软得可以弯成一个圈圈,闪躲时比子弹都闪得快,鼻子又高又挺的基诺李维斯吗?要是黑客就是这副模样,那就请天天来黑我吧。这个黑客大哥显然是冒牌,他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,只悻悻地说,小心我在你电脑里放只特洛伊木马。

我想要一只,我蠢蠢地说,黑客大哥,想骑在上头摇呀摇。

估计他还没有木马,半天没搭话,后来仔细一看,他下线了,灰溜溜的。我把这话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料,像妈妈腌的咸菜干,嚼了又嚼,每次照样香喷喷的。谁知道这么想着,我竟真的被黑客撞了一下腰。

隔不了几天,那个黑客大哥又冒出头来了,我不怕死地凑上去说:黑客大哥,你带木马来了吗?

黑客大哥笑眯眯:带了啊,你要吗?

我巴不得想瞧瞧这木马长什么样呢,一个劲地说:要啊要啊!

QQ 的文件传送包里,立刻传来了一个 EXE 格式的文件。

我赶快打开来看,哇!一个狰狞的女鬼,发出可怕的嗥叫,眼看要贴到我脸上!还好我没有夸张到晕倒,手指一点,摁下主机开关,喝下半瓶可乐,吃了一大块萨其马,把上蹿下跳的心调整到水平位置,我是叶子祺我怕谁!

迷迷糊糊睡到半夜,房间里突然拉开警报,布满了女鬼的嗥叫声,我露出半个眼睛一看,明明关好的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打开了,屏幕上的女鬼唷,眼看要窜到我床上。睡梦中惊醒的人神经是最脆弱的,风吹草动都能听成老鼠打洞。我



Don't ask who I am

别问我是谁

我我，吓得赶紧逃进妈妈的房间里，喊着我房里有鬼，老两口马上从床上爬起来，爸爸把手电筒打开啤酒瓶子紧抓，闪进我房间，我跟着打开门边的灯开关，电脑又像没事人样的待在那里，泛着冷冰冰的光，一切像是《聊斋志异》。

妈妈摸摸我汗津津的脑门说：“啧啧，《午夜凶铃》看多了。洗个澡去，就不会做噩梦了。”我向她保证没有大惊小怪，看到的一切是真的。

“要不，把机器搬到我们屋里。”觉得虚惊一场的老爸整个松弛下来，急着解决问题，接下来好睡太平觉。

怎么行?! 软禁了它，不等于我被禁止了上网? 我脑子清醒着呢，连忙承认是自己做噩梦，和电脑没关系，把他俩赶出我房间。

12

第二天晚上，不开电脑，我不时瞅瞅机子，一点异常动静也没有，好几个小时我们都相安无事。我放心地窝在床上看书，看着看着又睡着了。突然间，房间里又布满了那种凄厉、恐怖的尖叫，我爬起来一看，女鬼又来了! 这回有了心理准备，斩钉截铁把电脑的电源拔了，屏幕马上静止，漆黑一片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那人真的放马过来了。不敢想象以后天天12点都来这么一下，我的神经再也受不起这样定时炸弹般的起爆了。我赶快上线，到处找那个黑客大哥，他果然在线上。

我可怜兮兮求告：黑客大哥，女鬼的样子太难看。

他说：谁让你瞧不起我?

我满腹委屈：你真坏，我哪有瞧不起你? 拿女鬼来吓我!

原来这女鬼，是最近盛极一时的电脑病毒贞子姐姐，他帮我安排的程序就是在半夜12点准时开机开喇叭，然后过个两

三分钟就马上关闭。可怕的不是鬼吓人,可怕的是人弄出鬼来吓人。我当场黯然拱手:蝴蝶结给您赔不是了。

他嘿嘿一笑:江湖险恶,丫头片子别不知天高地厚。

说完帮我把电脑里的女鬼赶出去,我立刻关掉 QQ 走人,也不敢再随便接人家传来的文件了。

我本来就记性不好,女鬼事件过了不久,我就全都忘光光了,又在网上很嚣张地游荡。一天,我很好奇地打开一个网站,里头有个人发帖子说:如果你无聊,就到这个地方看看。女孩子的好奇心是要杀死一只猫的,我当即贴了网址到地址栏去。

这是一个网页,有一行字跳出来:“欢迎光临”。我按掉,又跳出这一行字来。我按下去按下去,巴望着自己就像打开一个层层包装的礼物,最终会有惊喜忽地迸出来!我不停地接着,像上了发条的钟摆,终于发现自己是进了一个必须按几十次才能停下来的地方。呸呸骂白个儿,好了伤疤忘了疼,网络这个江湖真不是脑子简单的人呆的地儿,要是随随便便进一个不认识的地方,搞不好你就着道了。

好不容易按完,手指要抽筋,不敢四处游荡了,关了电脑就走人。谁知道,电脑竟然中了毒,那个必须按不停的地方,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在我电脑里放进病毒,天哪,我又被黑了,而且是我亲自动手完成的。

抱着主机,辛辛苦苦挤到电脑广场里的维修点,给电脑硬盘重新格式化了一遍,又查毒又杀毒的,忙乎了一天。这天,正是老天爷很好心地给上海送了 17 年分量的雨水,整个老城区都被淹没在黄汤之中,雷公还不停地敲鼓,电婆又不断地击钹,水母更是抖了许多水下来。我在汪洋大海里跋涉,又换公